



强者

〔俄罗斯〕格拉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强者

〔俄罗斯〕格拉宁 著

范娟 佟舸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2003 - 1126 号

ДАНИИЛ ГРАНИН

З У Б Р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7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强者/(俄罗斯)格拉宁著;范娟,佟炯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1

ISBN 7-02-004254-6

I. 强… II. ①格…②范…③佟… III. 传记文
学-俄罗斯-现代 IV. 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8954 号

责任校对:常 虹

责任印制:王景林

强 者

Qiang Zhe

(俄罗斯)格拉宁 著

范娟 佟炯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4254-6/I·3231

定价 17.00 元



前 言

《强者》(原书名《犟(音 fēng)牛》)是当代俄罗斯作家达·格拉宁的一部力作。八十年代这部纪实体小说的发表在前苏联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同杜金采夫的《白衣》,雷巴柯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一起被认为是一九八七年最重要的作品。

格拉宁在俄罗斯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俄罗斯现代文学中科技题材的开拓者,在一系列作品中比较广泛深刻地描写了科技革命时代的社会矛盾冲突和人们的道德面貌。格拉宁的主要作品有:《探索者》、《目标的选择》、《奇特的一生》、《一幅画》等。他的作品大都已介绍到我国。

在长篇小说《强者》中,作者描写了一位俄罗斯著名科学家的曲折经历和不幸遭遇。主人公——俄罗斯著名生物遗传学家季莫非耶夫-列索夫斯基,是一个真实人物,绰号“犟牛”。为了再现“犟牛”的一生,作者接触了许许多多结识过“犟牛”的人,通过信件、谈话,收集、整理了有关“犟牛”的大量素材,力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为这位世界著名的遗传学家正名。

“犟牛”是位传奇式人物,他的一生很不平凡。高大的身躯,充沛的精力和倔强的性格,使他和世界上已经灭绝的物种——犟牛,有某些相似之处。鲜明的个性,粗犷豪放的天性,坦荡的胸怀,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始终保持着尊严,超群的才华,卓越的口才,为他赢得了许多仰慕者。“犟牛”身边的人大都是些卓越、高尚和性格鲜明的人,著名学者爱因斯坦、波尔、摩尔根、盖森堡和瓦维洛夫院士

等都是他的挚友或同事。“犟牛”本人不仅是位出类拔萃的科学家，还是个品质高尚的人。他把毕生精力献给生物学，致力于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世界公认的遗传学权威之一。在法西斯德国，他不顾个人安危，援救过上百名苏军战俘、犹太人和各国科学家。战后“犟牛”回国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遭到诬陷、逮捕和监禁。尽管他是德国科学院院士，是美、英等国几十个科学协会的名誉会员，被授予世界生物学最高奖章——金贝尔奖章，但他却不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几乎不为一般苏联人所知晓。然而，种种打击迫害没有使他背弃信念，“犟牛”仍然坚持真理，义无反顾，敢于同占据苏联科学界统治地位的李森科帮派做斗争。

在对“犟牛”这个人物的刻画上，作者没有进行虚构以求得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没有对“犟牛”渲染美化，而是尊重历史事实，力求客观地、如实地再现一位伟大科学家的一生。这无疑是作品的成功之处。在语言方面，作者力求朴素、自然、准确，擅长夹叙夹议、近乎白描的手法。

《强者》这部小说的发表，是经过一场激烈斗争的。小说批判了李森科给苏联科学和国民经济带来的灾难，揭示了以“犟牛”为代表的一代著名学者遭到李森科分子打击迫害的悲惨遭遇。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小说在发表前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阻挠；发表后，又引起了更激烈的争论。两派意见大相径庭，但赞扬的意见占明显的优势。

这是一个以真人真事写成的动人故事。读完它，一个犟牛——一个在逆境中顽强搏击、在事业上勇于献身的爱国科学家的高大形象会深深地印在每个读者脑海中，给人以启迪和教益。

范娟

二〇〇二年六月三日

第一章

大会开幕那天,在代表大会堂举行了招待会。几番祝酒之后,操着各种语言的人们,在摆满美酒佳肴的长条餐桌间,旋涡般地转来转去,摩肩接踵,拥挤不堪。人们举着酒杯,来往穿梭,介绍引见,相互结识,干杯致意,问候寒暄。也有人注视着人们别在翻领上的名片,寻找他希望见到的人。名片上印着会徽、代表姓名和国籍。这种旋涡或喧嚣的场面,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毫无意义。而实际上,这正是这类国际会晤的最令人愉快、我甚至觉得最有意义的活动。正式会议议程,诸如报告、通知等,自然也必不可少,尽管在座的大部分人只是装模作样,俨然一副懂行的姿态。有些人根本就不打算去理解这些报告。然而,所有的人都渴望交流,同那些早已拜读过其著作的人聊聊,请教个问题,弄清些情况,或谈论点什么。对于这些分散在欧洲、美洲、亚洲、甚至澳大利亚的多家大学、研究所和实验室,几乎大半生都难于彼此相见的人们来说,这种交流才是最需要、最宝贵的。

大会代表中不乏只有老一辈的人才认识的昔日著名人物,他们曾煊赫一时,希冀开创新的学派。然而像往常一样,期望终成泡影,当年的许诺也所剩无几,哪怕留下一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篇文章,也算谢天谢地了……年轻人通常对自己所研究的科学——遗传学的历史毫无兴趣。他们只知道当今的风云人物

和新潮流、新学派的执牛耳者。这里有从事某个分支学科研究的著名科学家,诸如研究玉米病和橡树成活率的专家;也有人所共知的在研究遗传和进化论机制中有所突破的大学者。还有些权威的科学家,连我这不懂科学的人也有所耳闻。在餐桌间,在人群中,年轻人挤来挤去,他们终将体验到驰名世界的荣耀和一旦失败的辛酸。

这个招待会好就好在定于大会正式开幕之前举行,通过会晤、交谈,人们可以彼此结识,相互了解到谁已出席,谁又因故未到……

喧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然而,在这杂乱纷呈的场面里,突然发生了变化。一阵轻微的骚动之后,响起一阵低声细语的议论。人们脸上原有的漫不经心的微笑和盲目的兴奋神态,顿时变成了好奇的神色。有几个人向大厅远处的一隅走去,这其中有的人似乎是毫无目的的,而有的人却是坚定、果断而不无惊讶。

在那个远角里的安乐椅上坐着犏牛^①。他硕大的头像牛那样低垂,额头下闪烁着一双不大的眼睛,敏锐,有锋芒。人们走到他面前,毕恭毕敬地鞠躬,小心翼翼地握手。他掀起下唇,时而鼻孔里哼哼出声,时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吼叫,以表示他的赞赏或愤怒。一头白发,浓密,蓬松,凌乱。当然,他已垂垂暮年,但岁月并没有使他的体魄削弱,他变得更加坚强健壮,就像浸泡过的柞木一样,沉重坚实。

上了年纪的瘦小女人,夏洛特·阿尔巴赫,拥抱他,亲吻他。

① 犏(fēng)牛,一种颌肉隆起的欧洲野牛,野生犏牛在一九二五年前已捕杀殆尽。此处犏牛是绰号,即尼·弗·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1900—1981),苏联生物学家,辐射遗传学,生物地理群落学和分子生物学创始人之一。

她的书不久前被译成俄文出版,并引起了注意,因此大家都已经认识她了。而犏牛的相貌对周围的人们来说还是生疏的。许多人想过来看他一眼,即使是从远处也好。夏洛特从英国来参加大会。当年,她从法西斯德国逃往英国,是犏牛帮她在英国站稳脚的。那是在一九三三年,很久以前的往事了。他自己可能早已忘记,但她对每个细节仍记得清清楚楚。久别重逢,悲喜交加,欢快幸福的泪水滴满了女人的面颊。自打他们分手之后,白驹过隙,倏忽四十五年。时过境迁,整个世界都变了,然而在她看来,犏牛却依然如故,尽管他们是同龄人,犏牛却永远是老大哥。

一位美国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长着一双笨拙的长臂,走过来拥抱犏牛。他不停地抽动鼻子,用手揩鼻子,因为他是名人,可以不拘小节。接着过来的是希腊人卡涅利斯。三十五年前,犏牛在柏林救了他,并把他一直留在身边,直到战争结束。犏牛管他叫古希腊人安东沙·卡涅利斯。这个希腊人几乎懂得所有语言,却一种语言也不说。他喜欢沉默寡言。尽管如此,他的缄默仍然使大家相信,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澳大利亚的新星,自信的美男子麦克·怀特,客气地等待轮到他的时刻,他有些拘谨地解释说,他就是当年陪同犏牛和费奥多西·多布然斯基^① 游览伦敦的年轻人。他本应给他们导游,而实际上他却成为随从,犏牛和多布然斯基交谈时,几次把他给丢了,过后想起他来,便喊:那个小伙子哪儿去了!犏牛赞许地哼了一声:“费吉卡·多布然斯基……”,奇怪的是,他记得怀特,伦敦却记不清了。怀特后面是位荷兰人,接着是一批德国人,往后是阿塞拜疆的年轻教授,由他的莫斯科的合作者介绍给犏牛。

^① 费·多布然斯基(1900—1995),美国遗传学家。

犛牛和朱塞贝·梦塔连奇用意大利语交谈了几句。瑞典人古斯塔夫逊^①，本届大会的骄子，每届大会、学术讨论会或一般会议都少不了的这样一位“殿下”，也向犛牛挤来。大会的另一位骄子，一位身兼协会主席、代表、特派员、总编、协调员等数职的人物，平素以社交老手、油滑、随机应变并善于标榜自己而著称，此时此地却一反常态，突然胆怯地、没完没了地询问一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把他介绍给犛牛是否适宜。

青年人挤在远处，好奇地观望犛牛本人以及议程中并未安排的内容——名人检阅，人们都过来向犛牛表示敬意。犛牛把这次意外的检阅看做理所当然的事，他似乎很喜欢元戎或元老的角色。他仁慈地点头，倾听这些人讲话。他们所从事的科学无疑是最美好、最善良的一门科学——研究大自然，研究在地球上生存的东西——一切动的、飞的、爬的东西，及它们的生存方式，研究为什么所有生物能够生存繁衍，为什么会发展、变化或保持原有的形状。这些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极力探索、了解和区别生物和非生物的神秘起源。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每只小虫、小苍蝇的灵魂。当然，他们并不用这种不科学的叫法，而是用很长、很拗口的术语。然而，造诣较深的人不由自主地为极微小的生物的完美构造而惊奇不已，甚至极其简单的生命单位——细胞，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复杂活动，这是某种具有灵性的东西。这种微妙的物质，把凡能接触到它的人们，自然而然地连结为一体，尽管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年龄不同而又外表各异。

和往常一样，有位活泼的教授总在犛牛身旁转来转去，以搜集些小小的收获——名片、握手。他自己可能也讲些有意义的话，但都白费了，因为人们无暇理睬他。

^① 特·古斯塔夫逊(1911—)，瑞典生理学家。

不了解内情的人在窃窃私语，惟恐漏掉眼前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看来，眼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具有历史性意义。关于犛牛有许多传说，一个比一个离奇。人们私下相传，有人置疑，有人惊愕。倘若这些道听途说的话能得到证实，那才是咄咄怪事。人们好像用传说中的神话故事来解释他生活中的某些事实。有人在说他的笑话，也有人把一些简直不可思议的言词、出格的行为强加在他的头上。有些故事纯属于虚乌有，天方夜谭，常常远非褒奖赞誉，有的甚至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大部分故事是讲他的英雄行为，或欺骗把戏，总之和科学毫不相干。

现在人们见到他本人，难免要和想象中的他相比较。奇怪的是，一切都吻合。从他短粗的身材和结实的大手，就知道他力大无比。饱经沧桑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皱纹，以往激烈角逐的痕迹并没有使他变丑，相反，为他富有生气而又富贵的仪态增添了光彩。他举止不俗，比大家更自由，更随便，可以感觉到豪放不羁是他的天性。他不愿改变自己的本性。不知是用什么办法他保留了这种儿童特有的优势——表里如一。在他身上，典雅与粗暴并存不悖，这也正符合有关他的贵族出身和同刑事罪犯搏斗的传闻。

在他最喜欢的学生——沃洛佳·伊凡诺夫家里，我见到一幅画。这是犛牛去世后他要的惟一纪念品。当时任他挑选，他就选了这幅画。这幅画题为《三头犛牛》。画面上，犛牛本人坐着，双手放在犛牛——一种欧洲野牛的身上。画面上，犛牛身后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帧尼尔斯·玻尔^①的照片。照片虽很平常，但和两个犛牛在一起，玻尔也显示出犛牛特性，即犛牛所具有的牛的倔强、沉重的下颌、聚精会神、野性和不驯服性。犛牛是一种几乎被人类灭绝的物

① 尼·玻尔(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现代物理学创建人之一，曾获诺贝尔奖。

种。他俩，犏牛和尼尔斯·波尔，有许多共同之处，难怪当年犏牛到波尔研究所时，他们俩相处得十分融洽。

犏牛双手按着的那头犏牛简直变成了长着四条腿、驼着背的庞然大物，毛茸茸的脖颈，凸起的鼻子，足足有一吨重。即使在自然保护区，人们也休想在三十米以内靠近这种野兽。

从画像上看，犏牛本人依然精神饱满，年富力强。那时他已六十来岁，也许六十五或七十岁。直到晚年他一直没有多大变化，虽增添了许多皱纹，也并不显老。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得和他相似的人，他的外貌不易和别人混淆，一见便终生难忘。我见过他年轻时的照片和画像，当然，那时他面色红润，头上竖着黑色鬃发，不管在哪一群人里，你一眼便能认出他。在一九一八年的纪录片上，他站在红军战士队列中，虽然当时摄影技术很差，但仍然可以认出他。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莫斯科普及教育日。红场上，历史博物馆前一队随便站立的红军战士。头顶上飘扬着旗帜，“工农联盟万岁”等标语口号依稀可辨。红军战士身着军装，足登皮靴，绑着裹腿，头戴漆皮帽檐的军帽。队列中，犏牛侧身站在一位留八字胡的士兵身旁。那时他很瘦，像大家所熟悉的那样，已有些驼背了，所以不会认错。这张照片刊登在一九六七年的《苏联银幕》上以后，许多人马上给他打电话：“见到了吗？这是您！我们一眼认出来了……”

画像上画家用的是红颜色。不知这位亚美尼亚画家为什么选用红色。画像画得很成功，他用画笔刻画出人物炽热的天性，“犏牛特性”，胜过了我的笔。

……通过望远镜我看见它从密林深处走出来，毛茸茸的一个庞然大物，与这片自然保护区很不协调。吝啬的人们仅仅划出一小片树林作为自然保护区，以至于它无处躲藏那硕大的身

躯，也用不上它的全部力气。它好斗地伸出头上的短角，几乎是无声无息地走着，湿润的鼻孔一扇一扇地动。和保护区中麇子、山羊等其他动物相比，它显得太臃肿、太笨重、太庞大，在它身上体现了古老……

我回想起那间大病房，里面有两排病床。除了犟牛，病房里还住着十来个病人。我一眼就看到他，因为病房里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他正听别人讲话，间或发出他那低沉雄厚的声音。他是整个病房的中心人物。不管他走到哪里，用不了多久，他就成了那里的中心人物。人们总是期待着他什么，而且得到的越多，期待也就越发强烈。

我坐在他的病床上。浓重的药味、石炭酸味、酒精味，以及玻璃瓶撞击声、床榻吱嘎声、病人呻吟声，所有这一切交汇成医院日常的生活气氛，然而这一切和犟牛极不相称。他倚在枕头上，上身穿着公家发的衬衣，未系纽扣，露出宽阔、长毛的前胸。袖子挽到肘部，露出肌肉发达的双臂，其轮廓完美无瑕。皮肤洁白、光滑，还有些不大协调的细腻。下嘴唇好斗地噘出，表情显得既粗野又高贵。在他身上粗俗与高雅，野性与尊贵融为一体。穿戴和大家一样，都是洗净的粗布衣服，病也和大家一样，咳嗽不止，因而接受同样的处置——打针和检查。在这种环境中，职务、学位、工资——这后天获得的一切，在病房门外具有价值的一切，全都消失了。我反思着：莫非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而去美化他？事实并非如此，在这间病房里无人知道犟牛的身世、来历和名气，然而却仍然承认他是老大，承认他所具有的优势。

我正谈着外界的新闻，突然，冬天的阳光从侧面照到他长着毛发的脖颈，皱折的眼皮遮盖住的眼角和一头蓬乱的白发上。从不同的角度，一闪闪的光线使我看到了隐藏的东西：不是年龄，不是垂暮，而是古老。他是另一个时代的生物，是奇迹般存

留到今天的古董。他属于羣牛成群结队地游荡在高加索和哈茨山一带的那个时代。他是早已灭绝的物种中的一个，就像早在七千万年前已然绝种的总鳍亚纲类中的动物一样稀奇珍贵。

亚美尼亚画家可能在无意中表现了这种古老的特征。我们在那里兜圈子，而他却表达出我们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意思。画家有时能未卜先知。我翻阅过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的画册，注意到其中有一张画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鲍里斯。在这两个可爱的男孩画像上，都倾注了他的父爱。可是打上天才烙印的鲍里斯的面部特征却是那么鲜明！

在这市级医院的大病房里，失去了特殊待遇的他，显得格外凄惨，又格外有气派。古代英雄，流亡的罗马皇帝，衣衫褴褛的
李尔王——诸如此类乱七八糟的比喻在我脑子里萦绕。

另外，还有阿瓦库姆大祭司^①，羣牛非常敬重他，时常引用他的语录。为了使人信服，他往往把自己的话说成是阿瓦库姆告诫的。

“像阿瓦库姆说的那样，回到开头，看看为什么其中的第五条那么重要，就会得出结论，它根本不重要。”

扁扁的枕头，糊饭，胸膛里呼哧呼哧的喘息，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刚刚看过一本英文书《从生命的彼岸归来》——那些复苏之后从彼岸归来，迈过生命的门槛又回到此岸的人们讲述的故事。他的大智大慧和渊博知识都无法敲开生命终结的一堵死墙。那堵墙后面究竟有什么？灵魂、意识、“自我”都到哪里去了？

① 彼得·阿瓦库姆(1620—1682)，俄国分裂教派的首领和思想家，大祭司，作家。

……光线泯灭了，幻影消失了，躺在我面前的只是气喘吁吁、阵咳不止的病人。他极少生病，因而他不能适应疾病，一病就很重。我感到生命之脆弱，他在我中间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这个感觉第一次引起我的焦虑。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他好像是永恒的，就像涅瓦河、乌拉尔山，像埃尔米塔日博物馆^①中的罗马执政官雕像一样……他是时间锁链的一端，另一端可以追溯到我们了解甚少的二三十年代，国内战争和列别杰夫、季米里亚泽夫时期的莫斯科大学时代，再往后可以延伸到十九世纪，甚至十八世纪，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在这个时间锁链中，他是活生生的、能够触摸到的一环。这条锁链似乎永远终结了，但眼下却又觅寻回来，依然存活。

正是从那个时刻起，我决定记下他讲的故事。把在篝火旁、餐桌边的闲聊，把在芜杂的交谈中听到的只言片语统统保留下来，或录在磁带上，或记在笔记本里。总之，从那时起，我开始记笔记。

第 二 章

一九五六年，一个寒冷的冬天，在喀山火车站聚集了欢迎的人群，人们彼此相识，因为他们都是老莫斯科人，在一个大学或系里工作，家庭间互有来往，或有共同的朋友。前来迎接犟牛的不仅有生物学家，还有物理学家、语言学家以及海军军界人士。首先当然是同辈的朋友。不知为何，人们都带来了妻子儿女，想让他们看看那个多次议论过的人。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个时刻

^① 列宁格勒美术、文化、历史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具有重大意义,甚至可以说具有历史意义。

这是犍牛第一次得到允许回到莫斯科。自从一九二五年他离开莫斯科算起,至今已经过了将近三十个年头。当年他是从白俄罗斯车站出发去德国的,而今他从乌拉尔方向,从地球的另一边返回喀山车站。

一九五六年是特殊的一年,是大彻大悟,社会意识高涨而又不平静的一年,是希望、争论和从陈旧的恐惧中获得解放的一年。恐惧不安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里,所以到车站迎接犍牛这一举动本身就需要一定的胆量和勇气。所有的人激动不已,他们想象不出将要看到怎样的一个人,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能不能认出他?那一年,有许多人都归来了,但他的归来却非同寻常。犍牛不是回来,而是来看望他们,好像从自己的乌拉尔高山上降临到他们这里。

满头大汗的旅客,兴高采烈地跳出车厢,忙着搬手提箱和行李。终于,犍牛和他的妻子出现了。他身穿老爷式的毛皮大衣,披肩式水獭领子。她是位祖籍在莫斯科的漂亮女人,戴着高高的毛皮帽子,比他高出半头。他叫她列利卡。人们一下认出了他们。自由自在、毫不拘谨的风度,自然和谐、倜傥潇洒的举止,这在一九五六年,人们很难做到,因而也就格外显眼。正因如此,连从未见过他们的孩子们,也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出他们。那时节,人们耳目闭塞,谨小慎微,尤其是在公开场合。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手势动作,走路姿势、行礼、挽手、喝茶和讲演都有自己的一套模式。五十年代的人们的举止行为与三十年代或二十年代就有所不同。比如,犍牛向欢迎他的妇人行吻手礼,这个举动给大家以极深的印象,因为当时这种礼节已不时兴了。他的大嗓门和毫无顾忌的言词让人畏缩。客人的言谈举止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同时又让人感到有种有些眼熟的东西,就好像爷

爷奶奶常常讲起的先辈。一种有那么点儿古板、陈旧,同时又是失落了的东西。欢迎的人大部分是列利卡的中学同学,或者是羣牛中学或大学的同窗好友。正是他们认出了青年时代共有的特征,而如今这些特征只保留在他俩——列利卡和科留沙,这是同学们对他们的称呼——的身上。

这些日子聚餐、讲演、报告、讨论,无休止的愉快的争论、谈心和询问接连不断。卡皮察、利亚普诺夫、朗道、塔姆、杜比宁、苏卡乔夫^①,科学院院士、大学生、朋友的朋友和亲戚们——大家都很好奇,来访一次的人还想再次登门。崇拜者的人数不断增加。是什么吸引着他们?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才理解。

而现在……一脸黑胡子的利亚普诺夫,他不仅出身于伟大的数学世家,而且本人也是杰出的数学家,热情洋溢地歌颂正在新西伯利亚建立的科学城。科学城专为天资聪颖的孩子——未来的数学家创办学校,学员从整个西伯利亚选拔。数学是一切科学的科学。在最高科学——数学的庇护下,我们将培育发展其他学科。利亚普诺夫还邀请了人文科学工作者,并答应他们在理工科学的保护下,为他们准备一席之地。数学家需要人文科学装点门面以利共同的发展。数学家将领导音乐、美术。数学家的竞争对手是物理学家。物理学家认为自己更重要。原子弹发明之后,他们赢得了尊敬和期望。说不定他们能创造丰富的能源,用廉价的电能改造穷乡僻壤的面貌,减轻生活和劳动的负担,解决一切问题。人们期待物理学家抛出新的、令人目眩的发明。随着电子计算机的问世,维纳的书迷住了所有人,未来的

^① 以上人物皆为苏联著名科学家。